



中国历代宫廷演义丛书

明代宫廷演义

陈通 等著
许啸天 等校订



三秦出版社

中国历代宫廷演义丛书

许啸天 著

陈通 等校订

明代宫廷演义

三秦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6 号

中国历代宫廷演义丛书
明代宫廷演义

许啸天 著 陈通等 校订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

电 话 (029)7264325 726380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西安煤航地图印制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34.25

字 数 750 千字

版 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

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

标准书号 ISBN 7—80546—975—X/1·283

定 价 36.00 元(上、下册)

鬣影衣香豹房恋美色

第六十回

杯蛇市虎西厂置奇刑

却说刘瑾细看黑汉手中的鹞鹞，遍体羽毛如黄金一般，双目灼灼有光，两爪钩螭似铁，只是不肯战斗。经那黑汉把持着，轻轻说声：“斗吧！”那鹞鹞便扑起双翅奋力啄过来，这些平常的鹞鹞见了它的形状已先吓得缩首垂尾拖着翅败走了，哪里敢和它相斗。刘瑾看了也觉奇怪，知道它必是英物，便去奏知正德帝，把那黑汉的异事说了一遍。正德帝听得有好鹞鹞，忙叫把那黑汉带上来。那黑汉循例三呼已毕，把那鹞鹞献上。正德帝将他的鹞鹞瞧了瞧，觉得那黑汉来得古怪。令卫士搜他的身上，并无利器，才命他持了鹞鹞。正德帝也取过铁将军来和那黑汉的鹞鹞放对，两下只奋力一扑，铁将军便回身逃走。正德帝微笑道：“果然厉害的。”立命放出玉孩儿来，但见雪羽朱睛，怒态可掬，那黑汉赞了一声，也把鹞鹞放过来。一白一黄双方搏击，腾踏飞叫，免起鹞落，真是棋逢了敌手，只见得一场的好斗。正德帝与刘瑾都看得呆了。

正在斗的狠猛，看看玉孩儿已将乏力，搏击虽急，却不甚有劲，正德帝方替自己的鹞鹞着急，蓦见那黑汉霍地从口中掣出一口剑来，飏的一剑望着正德帝刳来。正德帝眼快，慌忙闪开，飞步向案旁逃走。这时刘瑾也着了忙，阶下的侍卫甲士一齐上殿来捕刺客。那黑汉见一剑刳不中，哈哈大笑一声，耸身上殿檐，眨眨眼已去得无影无踪了。正德帝心神略定，不觉大怒道：“禁辇之下，敢有强徒假名行刺，这定是有人指使的。”回顾刘瑾道：“速

去与朕查来，务要获住指使和那刺客，将他碎尸万段。”刘瑾奉命，匆匆地出宫，传谕紧闭皇城，按户大搜刺客。城外一般殷实的人民，无幸被指为嫌疑，乘间索诈，百姓不堪其扰，弄得怨苦连天。似这样地闹了三四日刺客毫无影迹，倒捉弄了一番小民，这且不提。

正德二年，皇帝大婚，册立大学士王恕养女夏氏为皇后。夏后本侍郎夏说之女，夏说在孝宗弘治九年坐罪戍边，家无妻室，唯一老女婢与幼女，王恕念为同寅，便收养其女。孝宗三十岁万寿，王恕之夫人携女进宫赴宴，纪太皇太后见她温柔有礼，特加厚赐。到了这时，就指婚王恕的女儿，仍袭原姓，便是夏后。又立尚书王永、侍讲何庶两人的女儿为妃。当大婚的时候，自有种种热闹，那是不消说的了。

刘瑾趁正德帝新立后妃，暗中大结党羽，若宦官谷大用、魏彬、张永、马永成、高凤、邱聚、罗祥等都依刘瑾为领袖，时人并刘瑾号称为八虎。那正德帝自经立后妃之后，于放鹰逐犬的事不甚放在心上，渐渐地纵情声色起来。又常常带了张永微服出宫，到那秦楼楚馆之地陶情作乐。往往误认良家妇女为娼妓，任意闯进门去，纵情笑乐。

有一天上正德帝仍和张永出宫。经过西华门，天色已将黄昏，灯火万家，街市上正当热闹。正德帝方徜徉市上，忽见一所大厦灯晶光辉，笙歌聒耳。从大门上望进去，都是些绝色的女子和美貌的童儿，却不见半个男子。正德帝回顾张永说道：“咱们且进去瞧一会，看是在里面干些什么。”张永不及回话，正德帝已望里直冲进去。吓得那些妇女儿童七跃八撞地四散乱走。正德帝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拖住了一个就在大厅上坐下。那里已设着酒席，正德帝令张永斟上酒来，自己和那美人并肩儿坐着，一杯杯地豪饮起来。

那美人似很娇羞，低垂着粉颈，只是弄她的衣带。正德帝劝她同饮，那美人儿红着脸儿不肯便饮，怎经得正德帝再三地缠跲，那美人拗不过他勉强喝了一杯。喜得正德帝眉开眼笑，再回头看那些女子，约有二十多个，都拥在屏风背后，指手划脚，交头接耳地在那里窃窃私议。正德帝笑道：“咱不是噬人的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就出来和咱共饮一杯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那些女子齐齐地拍手说道：“老公公来了。”正德帝不知谁是老公公，忙定眼瞧看，张永指着外面道：“刘瑾也来了。”早见刘瑾匆匆地走入来；一眼见是正德帝便过来行了礼，起身向屏风后喝道：“万岁爷在此，你们还不快出来叩头。”这句话才说完，屏风里面娇娇滴滴齐应一声，袅袅婷婷，花枝招展般走出二十几位一样打扮的美人儿来，一字儿向正德帝行下礼去。慌得方才和正德帝并坐着的美人儿也去杂在众人中行礼。大厅上霎时间莺莺燕燕，粉白黛绿，围绕满前。美人的背后，又走出十几个美貌的童子，也都来正德帝前磕头。这时的正德帝左右顾盼，真有些目不暇给了。

那二十几个美人一头嬉笑着，大家蜂拥着过来，抢那案上的金壶斟酒。又有几个美人便挨身坐了，顿开娇喉低低地唱着。还有不会唱的去捧了琴箏箫笛，吹的吹，弹的弹，悠悠扬扬，歌乐声齐作，十几个美貌的童子排着队伍，东三西四地学那天魔舞，又一声声地唱着歌儿。看得正德帝连饮三觥，乘着酒兴，拥了一个美人在膝上，一头亲着粉颊，一面饮酒，微笑问那美人叫什么名儿，回说唤作月君。正德帝又向刘瑾道：“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刘瑾屈着半膝禀道：“不敢欺蒙陛下，此处是奴婢的私宅，美人童儿也都是奴婢购买来的……”正德帝不待他说毕，接口说道：“你养着许多美人，倒好艳福。”刘瑾忙道：“奴婢哪里有这般福分，本来是预备着侍候陛下的。”正德帝听了说道：“你可是真话吗？”刘瑾答道：“奴婢怎敢打谎？”正德帝大喜，便命撤去酒筵，自己拥

下那美人竟去安寝。一宿无话。第二天上正德帝也不去临朝，只着刘瑾去代批章奏，重要的事委李东阳办理。从此正德帝天天和那些美女变童厮混着，把那个地方题名叫作豹房。

那里刘瑾见正德帝沉迷酒色，乐得代秉国政，往往等正德帝游兴方浓的时候，刘瑾故意把外郡奏牍呈览，正德帝怎会有心瞧看，吩咐刘瑾去办就是。刘瑾巴不得皇帝有这一话，就老实不客气，将大吏的奏折随意批答。又把廷臣们也擅自斥逐，凡不服刘瑾处置的，一概借事去职。如大理司事张彩，每见刘瑾即远远拜倒在地，膝行上前，口中连声呼着爷爷。刘瑾微笑道：“这才是咱的好儿子。”于是不多几天，擢张彩为吏部尚书。又有兵马司署小弁焦芳常往刘瑾私第侍候刘瑾，十分小心。刘瑾因他勤慎，升他为光禄副司事。焦芳得列名朝班，侍奉刘瑾越发兢兢，不敢稍有失礼。一日刘瑾骑驴上市，焦芳方朝罢回去，忽见刘瑾骑驴过来，慌忙就地磕了个头，腰中插了象笏，竟朝衣朝冠地替刘瑾拉驴，引得市上的人都掩口嗤笑。焦芳一点也不知羞耻，反昂着头似乎以拉驴为荣。倒是刘瑾以四品京卿朝服在前牵驴招摇过市未免太不像样了，令焦芳去换了朝服再来，焦芳正唯唯退去，半腰里又来了刘宇。官衔比焦芳更来得大，是一位都宪御史，也是刘瑾的门人。值他下朝出皇城来，恰好撞着刘瑾。刘宇本是个无耻小人，他已认刘瑾为义父，常常对着刘瑾自称孝顺儿子。当时见刘瑾骑着驴儿，也不顾得什么仪节，竟做了焦芳第二。一时市上的人瞧着都宪太爷替太监拉驴儿，谁不掩了鼻子，刘瑾见去了一个又一个来了，弄得自己都好笑起来。

刘瑾权势既日大一日，又恐别人在他背后私议，便派高凤为西厂副使，专一探听外面的议论，有稍涉一点宦官的，就去报知刘瑾，刘瑾命把议论的人立时提到厂中，即用厂刑拷问。刘瑾又嫌国刑太轻，有几个硬汉还能熬刑，因和高凤私自酌议，拟出好

几种极刑来。

第一种叫做猢猻倒脱衣。系一张铁皮，做成一个桶子，里面钉着密密层层针锋。加刑时将铁皮裹在犯人身上，两名小太监一个捺住铁桶，一个拖了犯人的发髻从桶中倒拉出来。但听得那犯人一声狂叫，已昏过去了。看他的身上时，早被锋利的针尖划得那肌肉一丝地化开，旁边一个太监持了一碗盐汁等待着，问人犯招供否，如其不应，就把那盐卤洒在血肉模糊的身上，可怜这疼痛真是透彻心肺，不论你是一等的英雄好汉，到此也有些吃不住了。

第二样叫作仙人驾雾。将一具极大的水锅，锅底把最巨的柴薪架起火来，锅内置着满满的一锅醋儿，待煮得那醋沸腾的时候，把犯人倒悬在锅上，等拿锅盖一揭，热气直腾上去，触在鼻子里又酸又辣，咳又咳不出，这种难过非笔墨所能形容得出来，也不是身受的人可得知其中厉害的。做书的不过听见人家讲过，到底怎样却是不曾晓得底细的。

又有一种叫作茄剝子。把一口锋利无比的小刀刺进人们的肠道中去，那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最是伤心惨目的，要算披蓑衣了。什么叫做披蓑衣？是把青铅融化了，和滚油一齐洒在背肩上。肌肤都被灼碎，血与滚油迸在一起，点点滴滴地流下来，四散淌开，好似披了一袭的大红蓑衣一般。更有一种名挂绣球，是令铁工专一打就的小刺刀，刀上有四五个倒生的小钩子，刺进去是顺的，等到抽出来时，给四五个倒生的小钩儿阻住了，如使劲一拉，筋肉都带出来，似鲜红的一个肉圆子，以是美名叫挂绣球。其余若捐葫芦飞蜻蜓、走绳索、割靴子之类，多至二十几种，都是从古未有，历朝所不曾见的毒刑。只算京师内外以及顺天一郡的百姓受灾，略为嘴上带着一个刘字，就对不起你，马上要受这种刑罚了。有许多畏刑的人民，但愿自己屈招了，只道不会受那刑罚，

谁知刘瑾生性狠毒不过，不管你有供没供，凡是捉到了犯人，劈头就要施刑，以为这样做去可以惩儆后来，一般被冤蒙屈的人民怨气冲天，奈满朝文武大半是刘瑾的党羽，虽受了奇冤也无处诉苦。吓得市上的人一闻刘瑾的名儿，就变色掩耳疾走唯恐不及。

刘瑾心里还觉不足，亲自改装作一个草药医生，向街衢市廛一路上打听过去，说起刘瑾，众口一词地赞美。到了海王村中撞着了个念佛的老妪和那里几个人讲闲话，不知怎的提起了刘瑾，老妪便怒气勃勃，指手划脚地大骂道：“刘老奴这个贼阉宦，人们收拾他不得，将来必定天来杀他了。”刘瑾听了，假意含笑地问道：“老婆婆和刘公公有甚冤仇？却这样怀恨？”老妪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的丈夫只说了一句闲话，被刘瑾这贼奴用天剥皮的极刑害死的。我长子也死在这刘贼手里，如今一个小儿子远逃在他方，三个月没有音耗了。我好好的一家骨内团聚，被刘贼生生地拆散，不是仇不共戴天吗？”老妪越说越气，含着一泡眼泪，又狠狠地大骂了一顿。旁边的村民深怕惹出祸来，各人早已远远地避去了。刘瑾也不再说，看着老妪冷笑了几声，竟自走了。

明天海王村的那个老妪便不见起身出来。直到红日斜西，仍不闻室中的声息。邻人有些儿疑心，打门进去瞧时，一个个惊得倒退出来，只见那老妪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人杀死在榻上了。幸得老妪的小儿子从外郡回来，悄悄地把老母收殓了。安葬既毕，从此出门一去不返。那时海王村的人民才知那天和老妪谈话的是刘瑾所遣的侦事员，还不曾晓得是刘瑾自己。可是一班人民大家钳口结舌，再也不敢提及那位天杀星了。

有一次，刘瑾随着正德帝豹房去，西华门外一个汉子狂奔进来，拔出利刀，向着刘瑾便刺。随从的侍卫当他犯驾，立刻把他获住，交与大臣们去严讯。承审的是李梦阳都宪，听那汉子供是行刺刘瑾的，专为报杀父母的仇恨。这汉子是谁？便是海王村老

姬的儿子。李梦阳有心要成全他，只说汉子是个疯人，从轻发配边地。好在刘瑾并未知道汉子是要行刺他，倒也不来追究。总算那汉子运气，保得性命，后来居然被他报仇。这是后话了。

当正德帝迷恋豹房的当儿，正刘瑾势焰薰天的时候。金事杨一清，御史蒋钦，翰林院侍读学士戴说，兵部主事王守仁，都金事吕种等上疏劾刘瑾，刘瑾阅了奏牍，大怒道：“他们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即矫旨罢杨一清职，下戴说、蒋钦于狱，贬王守仁为贵州龙场驿丞。不多几天，戴说、蒋钦都死在狱中。刘瑾矫旨摘夺各官，是瞧疏中弹劾他的言语轻重以定罪名的，所以杨一清、王守仁两人只批了个致仕和降职。就中的都金事吕种却并未处分。原来刘瑾未得志时常得吕种的调济，一时未便翻脸。结果吕种又上章劾他。恼了刘瑾，也把他下狱，直到刘瑾事败才获出头。其时刘瑾的威权不但炙手可热，简直炙手要乌焦了，朝野士夫无不侧目。

一日正德帝下朝回豹房，在地上瞧见一张无名的诉状，是劾刘瑾大罪三十三条，小罪六十条。每条都注释年月日，说得非常仔细。正德帝看了立召刘瑾至豹房，把这张诉状掷给他道：“你可自去办理了，明白回奏。”刘瑾取状读了一遍，见事事道着心病，不由地面红过耳，怔了半晌，忽然跪下垂泪道：“这都是廷臣妒忌奴婢，故意捏造出来的。倘其事果有实据，何不竟自出头，却要匿名投诉？这样看来，奴婢早晚要被他们陷害的，不如今天在陛下面前尽了忠吧！”说毕假作要触柱自尽。正德帝听了听他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。想刘瑾真有如此不法行为，怎么无人出头，那分明是隐名攻击了。正在想着，闻刘瑾要触柱，忙令内侍把他扯住。正德帝笑着安慰他道：“你只去好好地干，百事有朕在这里，朕若不来加罪，谁敢诬陷你。”刘瑾感激零涕，不住地磕头拜谢，退出了豹房。飞谕宣六部九卿至朝房。

文武大臣闻得刘瑾相招，疑有什么紧要的谕旨，大家不敢怠

慢，慌忙入朝。不一会诸臣毕集，刘瑾就高声说道：“咱们有一句不中听的话要请问诸公。想刘瑾与诸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有话不妨明讲，为什么在皇帝驾前投匿名诉状，这事是谁干的？好男儿承认出来，冤头债主莫连累了众人。”文武大臣见说，各人面面相觑，半晌回答不得。刘瑾又厉声道：“今天如究不出投状的人，只好得罪诸公，暂请此处委屈一下了。”吏部尚书张彩、侍郎焦芳、御史刘宇，都是刘瑾的私人。张彩也狐假虎威地厉声道：“既敢写到匿名诉状，断不是无名小吏，何不竟出来和刘爷面谈，悄声匿迹的算不得人类。”众大臣哪里敢吱声，大家默默地拥在一起，连坐也不敢坐下。御史屠庸已忍不住了，向刘瑾跪下叩头道：“下官素来不敢得罪刘爷的，谅不会做出那昧心的事，求刘爷鉴察。”刘瑾点点头将手一挥，屠庸又叩个头，扬长地出午门去了。翰林马知云也来跪求道：“下官是修文学的，本于国政无关，怎会攻讦刘爷，尚祈明鉴。”刘瑾鼻中哼了一声，吓得马知云似狗般地伏着，气都不敢喘了。张彩在旁把脚在马知云头上一踢道：“快滚出去吧！”马知云闻命如重囚遇了恩赦，抱头鼠窜地出朝而去。刘瑾又道：“你们还有人自首吗？”这时众大臣又急又气，真弄得敢怒而不敢言。又值榴花初红的天气，正当懊闷，一个个穿着朝衣，戴着朝冠，挨得气喘如牛，汗流浹背，大家只有抱怨那投诉状的人。

户部主事董芳见两班文武甘心受辱，没半个血性的人，不禁心头火起，更瞧刘瑾那种骄横的态度俨然旁若无人，气得个董芳七窍中青烟直冒，便掬起了袍袖，挺着象简抢到刘瑾的面前，戟指着大喝道：“你为了一张匿名的诉状，却擅自召集大臣，任意得罪，俺老董是不怕死的，且和你一同见圣驾去。”刘瑾也怒道：“你是谁？可报名来。”董芳笑道：“你连俺董芳都不认识，怪道你如此飞扬跋扈了。”刘瑾冷笑道：“咱在六部中不曾闻得你的名儿，小小一点职役，也配你说见驾吗？”董芳咆哮如雷道：“俺是朝廷

的臣子，何必定要你阉竖知道！”说着便来拖刘瑾，张彩、焦芳齐出，攘臂阻住董芳，董芳举象简就打，大家扭作了一堆。不知董芳打到怎样地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王阳明石棺尝死味
刘贵人梅萼效艳妆

却说董芳举着象笏，只望刘瑾打去。吏部尚书张彩、光禄寺卿焦芳忙护住刘瑾，也把象笏还击董芳。侍候刘瑾的小监挥拳齐上。董芳究竟是个文官，又兼双拳不敌四手，转眼被小监们拖倒，打得血流被面，董芳兀是破口大骂。看看小监等拳足交加，董芳已声嘶力竭，武臣班中恼了靖远伯王蔚云，奋拳大喊一声，大踏步打将入去。焦芳回身来迎，被蔚云一拳正打中鼻梁，鲜血直喷出来。张彩不识厉害，要在刘瑾面前讨好。他见焦芳受伤，飞起一脚来踢蔚云，吃蔚云将足接住，顺势一掀，张彩由朝房的东面直跌到西边，仰面睡在地上爬不起身了。蔚云又把小监们一阵地乱打，打得小监们一个个鼻塌嘴歪，抱头逃命。蔚云便去扶起董芳，令他在侍朝室里暂息。刘瑾眼见得武臣们来动手，心里越发大怒，即召殿前甲士捕人。

其时伺候室中的值班侍卫听得外面声声嚷打，忙出来观看，认得是靖远伯在那里动武，自然不敢逮捕，只好上前相劝。偏是那些殿前甲士，但知奉刘瑾的命令，真个拥将上来，把蔚云围在正中。蔚云大喝道：“谁敢捕人！”说犹未了，双拳并举，早打倒两个甲士。又是一腿，踢倒了两人。那些甲士吃了这样的大亏怎肯干休，况又是刘瑾的主意。当下内中一个甲士便鸣起警号来，召集了值日的甲士，殿内外不下六七十名，和虎吼般蜂拥来捉蔚云。平西侯王强、将军常如龙、殿前指挥马成梁等看了都有些不服，一

声吆喝，并力上前。那些甲士不过恃着蛮力，又不懂甚么解数的，因此给王强等一顿的乱打，把六七十名甲士早已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狂奔。

蔚云见甲士打退，抢前去抓刘瑾。刘瑾满心想甲士们去捕人，不防众臣一齐动手，朝房做了厮打地，一场好斗，甲士纷纷逃避。刘瑾觑得不是势头，方要滑脚逃走，门上被一班文官拥塞住了，连一点儿隙地都没有；待往正殿上逃，恐受众臣的讥笑。正在进退踌躇，不提防蔚云直抢过来，一把抓住刘瑾的衣领，大叫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大家索性爽爽快快地打他一顿。”众臣听了，凡和刘瑾有怨气的谁不愿意打他几下？董芳虽然受了伤，还一拐一跷地出来帮打。刘瑾被蔚云捺在地上，任众人打死老虎似的。直打到刘瑾叫不出救命了，大家方才住手。

平西侯王强等众人齐集了，乃发言道：“今天大打刘贼，果然是痛快的。但他是皇上的幸臣，怎肯受这场辱？俺知大祸既已酿成了，要死大家同死，到了那时休得畏缩。”将军常如龙道：“咱们趁此时再去警诫他一番。”说罢回顾刘瑾，已由小监一溜烟抬往私第中去了。如龙笑道：“这贼逃得好快，今吃他脱身，祸就在眼前了。”众臣见说，又都你看我我看你的，各自抱怨着当时太莽撞了。王蔚云高声叫道：“俺拼着这靖远伯不要了，又没有杀人，有甚大事？英雄一人做事一身当，你们且莫鸟乱，等俺独自一个对付他就是了。”说着气愤愤地走了。众人又商议了一会，觉得没有良策，大家也只好渐渐地散去。

到了第二天的早朝，大家料定刘瑾必已进宫哭诉过了，因此各怀着鬼胎，准备了贬罚受处分。谁知退朝下来，并不见正德帝有甚谕旨，一时很觉诧异。众臣正在互相推测，只见王蔚云在那里暗笑。大家晓得其中必有缘故，于是围着了蔚云询问，才知蔚云学了他师傅韩起凤的故技：当夜悄悄地跳进刘瑾的私第里，留

一张警告他的柬儿，又将一口锋利的钢刀轻轻地置在刘瑾的枕边。待刘瑾醒转过来，觉颈旁有些冷飕飕的，把手去一摸，提着了钢刀和红柬，吓得刘瑾魂飞魄散。次日只去正德帝前告病，拿这场殴打的事，不敢提起。大家算白打了一顿，很大的风波，竟得无形消灭。

再说兵部主事王守仁，是浙江余姚人，孝宗弘治间成进士，正德二年才做兵部主事。现在为了弹劾刘瑾，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。守仁到了贵州，在修文县北将东洞改为石室，题名叫做阳明洞。以后人称他做阳明先生。

说到王阳明的学问，可算得有明一代的大儒。他在未成进士之前，和陈白沙的弟子多相往来，还随着娄谅游学。到了成进士后，又与广东人湛若水研究学问。不多几时，因两下的主见不同，便分道扬镳，各人讲各的学说。王阳明的主张是以良知良能为本，又说“致良知”，“知行合一”。这“知行合一”的本旨，以为天下万事只从口里说得到，事实上所办不到，就不能称为知。办得到的事可以说得是知，这知也就是实行，所以叫做“知行合一”。阳明这一类的学说，从前就是名学派。这名学派流入了旁的一派，便是诡辩学派公孙龙、关尹子类人物。南北朝时称做玄学，南北朝时史、文、儒与玄学并驾。宋代称为理学，又名道学，也就是今人所称的哲学。哲学在宋代显明，朱熹、陆象山、程明道、程伊川是其最著者。到了明代，要算是最盛了。国初如宋濂、方孝孺等传朱氏的学说。永乐以后，如吴与弼、薛瑄，为开辟明代哲学基础的人。若陈白沙、娄敬齐、胡以仁等，都从吴与弼游过学的。王阳明讲学的时候，算明代哲学最盛的时期。他的学说，自少时至中年、衰老，分三个时期，尝变更过几次。这位阳明先生是明代大儒，作书的不惮烦杂，特地说明他一下：

阳明在少时很是好道，他主张人们的学问须从道的上面求来。

于是把游方的羽士、居家的黄冠一并请在家中，苦苦拜求他们。谁知这些茅山道士一类的人，哪里懂得甚么学问，除了念几句讲不通的死经以外，简直说不出别的文字来，更谈不到学问两字了。原来阳明的求道士，想从老子入手。（老子道教，为古九流之一，名列三教，非道士也。今之羽士之流，其鼻祖为汉五斗米教之张道陵，亦近世之张天师，与老子完全不同。后人误以羽士为三教之道教，不亦谬乎！及至见道士没甚伎俩，才知自己走歧了路，便弃了从前的观念，随着娄谅游学，这是他学问变更的初期。自阳明成进士后，以娄谅的学说是崇拜宋代朱文公的，嫌他道学气太重（王阳明学说以礼教自守，故其弟子如王栋、王艮颇多猖狂之论），就改与湛若水交游了。湛若水是陈白沙（献章）的弟子，对于礼教本来不甚重视的，所以对阳明的学说，似很相近。未几，王阳明由兵部主事谪贬做了贵州的龙场驿丞（龙场驿在贵州修文县北），他的学问又变更了，而且比以前高深了许多。他的“致良知”就在这时候悟出来的。

当时贵州地方有一种苗人，很赞成他的学问，阳明便把“知行合一”的本旨慢慢地解释给他们听。阳明既主张知就是行，行就是知，知即行的根本，行也即是知的精微。又说自己的善恶是自己能够知道的。进一句讲，凡是人们的是非善恶，都是自己可以知道，更无须别的身外之物来证明，只自心观心便能明白的。阳明在龙场驿时悟出了“知行合一”天下万事以为非行不知，也无事不可以实行。实行的结果，是知的原素。天下万事都能行，也都可以实地试验，可以达到一个知。就是个死却不能行，也不可以实地试验。因到了实地试验死时，人已失了知觉，当然不能算知了。

王阳明把那死看作天下最奇怪的一件事，以为世间做人，不论是疾病灾厄、刀枪水火，没有一样是可怕的。只有那死，算最

可怕了。以是他诚心想把那死来实地试验一下。那时贵州的苗民，常听阳明讲学，大家成为一样习惯了。一天，众人方聚立着在署中听他讲释，忽听外面一阵吆喝声，两个驿卒押着十几个民伕异进一具石棺材来。众人大惊，不知这石棺材是做甚么用的。大家正在怪诧，阳明便把自己的意思对众人讲了，说是要尝试那死的滋味。众苗民觉得阳明这种举动是很奇怪的，各人的心理上都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幻想。要想解决这件问题，须看阳明怎样去实地试验，怎么去尝那死的况味。

只见阳明令将石棺抬到大堂上，很端正地置在堂中，自己便整冠束带地打扮好了，恭恭敬敬地卧进石棺里去。他又吩咐驿卒和苗民道：“你们听得石棺中有弹指声时，速即把棺盖揭开，千万勿误！”这是阳明临死的遗言，大家领命。看阳明在石棺里安睡好了，驿卒就慢慢地拿石棺盖掩上。于是大家寂静地侍立着，等候棺材中的动静。看看过了不少的时候，不见石棺材内有什么声息。又过了一会，仍没甚举动，也不曾听得弹指声。众苗民私议道：“爷爷（苗民称阳明为爷爷）不要真死了吧！”众人心下狐疑起来，大家忍不住了，一齐上前，将石棺材盖揭开瞧时，见阳明已满头的大汗，两只眼睛往上翻了白，嘴里的白沫吐得有三四寸高，摸摸鼻中，早气息毫无了。大家这才发了急，忙着把阳明舁出石棺，喊的喊，推的推。苗民有种木香。专治昏厥症的，当时也焚烧了，在阳明的鼻中熏着，又在他的面上唤了冷水，才见阳明悠悠地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乏味，乏味！”阳明从石棺中出来，就呆呆地坐了三天，被他悟出静坐和观心。谓静坐观自己的心，初时觉心在脏腑中荡动不已；到了后来那心动的力便愈动愈大，越跃越高，那周身的血液，好似大海洪波匍涛澎湃，其声犹雷轰一般。这时的心，又似海中的蛟龙夭矫颠簸，在心血潮中忽上忽落，倏左倏右，纵有几千万斤的气力，恐怕也捉不定它。这